

寻梦渔村

□沈成武

他和老伴。

“现在巢湖里鱼虾还多吗？”我在明知故问。

“一年比一年少了。”老人的语气里透着些无奈：“可再少，保我们老两口过活也够了。”老人话锋一转：“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这里的鱼好像打不完。那时打鱼算工分，哪像现在，打多少都是自己的。”看得出老人很是知足。“现在是休渔期，过两天就开捕了。我得把虾笼准备好。”

“巢湖每年都有很长时间的休渔期，对你们的收入有影响吗？”

“这不打紧。我家里还有四亩多茶山，休渔的时候就上山摘点茶叶。茶叶也好卖着呢。”

“这既下湖又上山的，你们还干得动吗？”

“鱼是打不动了。可不干，闲着难受。我们就弄点虾笼下下，这活不累。头天把虾笼下下去，隔上一两天去起，一次最少也有三十四斤的鱼虾呢。”

“你们老两口在岛上住着，不想孙子吗？”

“怎么不想啊。现在上下岛坐船不用花钱，想了，就去看看。就是不能在城里住。在这里呆惯了，闻不到湖的味道，还睡不着觉呢。”老人的话很浓：“我们这个岛可是一块风水宝地，空气

特别好，井水特别甜，村里有许多长寿老人，都舍不得离开。来这里玩的人越来越多……”

正和老人聊得起劲，同行的人喊我吃饭，只好与老人告别。

正在大快朵颐的同事几乎把我忘记了。进了大厅，众生的吃相可以用狼吞虎咽来形容。他们一边地吃着，一边与其他地方的旅游餐做着比较：这个说北京大锅烩菜着的难以下咽，那个说香港的咸菜当家简直能响死人，仿佛都在给自己的吃相找点支撑的依据。撇了口银鱼炒鸡蛋，我的味蕾立马如放鞭炮似的炸裂开来，不是我紧抿了双唇，口水都能溅出去三米。那个香啊！我的筷子如机关枪般在炒白米虾、清蒸白鱼还有扁豆、韭菜、藕片上一通扫射，连同三碗米饭一同将我的肠胃塞得满满当当，期间竟然有了想喝酒的冲动。旅游餐吃得这么饱这样好，平生我是第一次。

吃的好，自然要向老板娘讨教。“食材好，食才好啊。我这里的鱼虾都是在附近的渔民那里收购的，蔬菜是自家种的，新鲜、环保，想买都买不到呢。”忙中偷闲的老板娘回答得很到位。听服务员说，这家饭店开了三十多年了。先是后面几间闲置的房子，生意做大了，就把前面的院子也改造成餐厅。老板娘在湖对岸的中庙还开了一家饭店，生意都不错，每年

有十多万的收入。前来吃饭的客人络绎不绝，老板娘的手机响个不停，顾不上与我们攀谈。我们只好在老板娘“吃得好，下次再来”的邀约中步出“渔家乐”。

返回渡轮码头的路上，我回头向湖边看了一眼，老人也许回家吃饭去了，只有莲花般的虾笼旁若无人地盛开着，宛如浮在湖水之上。身后笔架山上，文峰塔黑黢黢的尖顶，在林间躲躲闪闪，像是羞于见人。村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渔村寻梦”。我暗自激赏：这个名字起得好！如果说姥山是巢湖的梦，那么这个渔村就是姥山的梦。然而，这个梦却是如此姗姗来迟！就拿姥山岛上的文峰塔来说吧，无论是明末庐州知府严尔珪，还是清末重臣李鸿章，文峰塔不都是寄予他们了“姥山宝塔尖一尖，庐州府里出状元”的梦想吗？可三四百年来，这一梦想并没有给这里带来繁荣与昌盛。他们留在文峰塔上诸如“擎天一柱”、“举头日近”、“灵钟太乙”之类的墨迹，今天看来，恍若呓语。倒是这最近三四十年，这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看什么？要开船了。”同事催促着并用不解的眼神看着我。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想我看到了文峰塔上那些风流韵士希望看到却无法看到的梦，他们信吗？



旅途之上

□汪为琳

十月金秋，单位组织去巢湖旅游。上了旅游大巴，导游开始介绍此次旅游的行程安排。当听说第一站就是参观李克农故居的时候，我的思绪同车轮一道飞转起来……

我的故乡就在巢湖之滨，村子东头有家理发店。剃头的老师傅为人随和，还喜欢讲故事，我和小伙伴都爱听。什么巢湖三上将啦，“龙潭三杰”啦，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那段《一颗手榴弹》的故事。它讲的是在那全民抗战时期，在咱们巢湖上李村，成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游击队队员全是上李村的村民。那时武器装备奇缺，每个村才只配发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由各户轮流保管。在乡亲们的心目中，这颗手榴弹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有一天，小鬼子突然摸进了村庄，搜捕游击队。关键时刻，一位机智勇敢的少年护卫了那颗手榴弹。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光听故事不过瘾，还模仿“保卫手榴弹”故事情节，玩起了游戏。

在村口的打谷场上，一队“鬼子兵”趁着月色，悄悄进村了。村庄上的男劳力一早出发配合八路军展开行动了，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见“鬼子”端着枪（玉米秆）挨家挨户搜寻，当时保管“手榴弹”（玉米棒子）的女民兵一下子慌了。别在腰上，鼓鼓囊囊的，一眼就能发现；藏吧，又没有保险的地方。一位老人站了出来说道：“咱手里有‘家伙’，大不了跟‘鬼子’拼了。”老人的话音刚落，一群人跟着嚷道：“对，跟‘小鬼子’拼了！炸死一个够本，炸死几个就赚了。”这时，一个外号叫“南瓜”的少年说：“咱们不能硬拼。咱这一颗‘手榴弹’，哪里能够斗得过那么多‘小鬼子’？这‘手榴弹’一响，不就把游击队暴露啦？‘小鬼子’问咱们要游击队怎么办？这样，会死更多的人。”一番话说得大家都没了主意。少年提议道：“咱们不如把这颗‘手榴弹’藏起来吧。”“藏在哪里呢？”“‘小鬼子’精着呢，要是给‘小鬼子’找到了，咱还得遭殃。”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少年想了想说：“我有办法啦。”只见他找来一根细绳，将“手榴弹”捆好，沉在村边的水塘里。“鬼子兵”在村里翻箱倒柜地折腾，还问在水塘边玩耍的小伙伴有没有看见民兵游击队？有没有看见民兵游击队留下的武器？小伙伴一个劲地摇头。一无所获的“小鬼子”只能两手空空地离去……

那位剃头老师傅故意卖关子，他从来不提故事的主人翁是谁。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机智勇敢的少年就是李克农！将军从小就与众不同，胸怀鸿鹄之志。以至于后来不惜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投身革命、保家卫国，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正印证了一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少年”吗？！

“李克农将军纪念馆到啦！”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我“腾”地一下跃起身来，急不可待地下了车，去寻找给予将军无私无畏、凛然正气的信念支撑……

矿山写意（组诗）

□杨新柱

巷道	从山顶浸透山底	坑口
有一个迟到的发现 巷道如弯臂 攥住一片窃窃的夜 定向风缝缝的涟漪 一盏盏灯远远近近 闪烁星星诡谲的意念 月亮地别在男人的腰际 光洁而丰圆 黎明和黄昏却成了 永恒的遗憾	这是一扇切割 白昼或黑夜的门 向前跨一步 涉入一汪立体的夜 一所错落有致的无梁殿 张扬的雄性被钻机狂热地写意 向后退一步 溶入花花世界 太阳真实地拥你入怀 ——坑口总敞开的 进退任你	师傅记忆中的光斑 锈蚀了老屋墙上那张奖状 浑浊的老眼时常流出当年的豪迈 随着你退休的烟斗 叼走了那座采场所有光明 而你对它回忆的色块 依然永远新艳 其实你早就知道 它早被采空早被充填 不服老的心态已无奈
井塔	采场	矿灯
诗人说你是山的一个手指 按着天庭的音乐门铃 爆破的轰鸣是铃中蹦出的音符 陶醉了这一方山水 假若有另一枚手指 不愿僵硬地抵着铃键 做了一切与奇迹无关的事 井塔仅是历史依稀中的一颗泪	这是一方不能落幕的舞台 灯光从你的额定向射出 如追光凸现浪漫 背景深厚且深远 岩缝透出你的喘息 硝烟染舞黄色的丝带	惟有滚烫的砂浆注入你的心田 所有的寂寞所有的空虚都一一抚平
井塔	井塔	井塔
仿佛置身天外来客的天坑 仿佛置身宇宙神秘莫测的黑洞	一把巨大的钥匙 笔直地插入山腰 开启一扇天窗 打开大地封闭已久的秘密	

采矿场（外五首）

□张红卫

遍地的岩石依次退却 逐日散开 有的席地而坐 有的依然耸立	惟 有滚烫的砂浆注入你的心田 所有的寂寞所有的空虚都一一抚平
矿灯	矿灯
需多少年的石破天惊才有这般的空旷 与高远 又需多少年的泥沙俱下才能愈合内心的 伤痛	为了能够和你在一起 我愿意献出心底那一片光 我们彻夜不眠 采空黑夜
井塔	井塔
仿佛置身天外来客的天坑 仿佛置身宇宙神秘莫测的黑洞	一把巨大的钥匙 笔直地插入山腰 开启一扇天窗 打开大地封闭已久的秘密

铜草花蓝色精灵 把你舞姿粘贴在最阳光的网页	铜草花蓝色精灵 把你舞姿粘贴在最阳光的网页
采空区	采空区
师傅记忆中的光斑 锈蚀了老屋墙上那张奖状 浑浊的老眼时常流出当年的豪迈 随着你退休的烟斗 叼走了那座采场所有光明 而你对它回忆的色块 依然永远新艳 其实你早就知道 它早被采空早被充填 不服老的心态已无奈	陌生的目光一次就够 了脸与脸错位关系不大 任你舞姿超越名牌包裹 总能透过你英俊表层 触到隆起的肌肉和酒 那一串粗犷的笑 别人的目光其实很平静 没挑剔地越过你 走向下一位
矿工	矿工
采摘石头里的花蕊 留下开拓者的光荣与梦想	采摘石头里的花蕊 留下开拓者的光荣与梦想
巷道	巷道
奋力 将你拉长拉弯 拉成一张弓 箭头射入 躲藏在岩石里的猎物	奋力 将你拉长拉弯 拉成一张弓 箭头射入 躲藏在岩石里的猎物
矿石	矿石
做人 要像你一样 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做人 要像你一样 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铜精砂	铜精砂
剔除多余的部分 保持内心那份纯粹和圆润	剔除多余的部分 保持内心那份纯粹和圆润

“湖”言“峰”语

□钟小华

湖，巢湖；巢湖上有岛，名姥山；姥山上有塔，名文峰。

如果不是2011年撤销地级巢湖市，将原属巢湖市的无为县划到芜湖市，我就是正宗的巢湖人。

作为曾经的巢湖人，我很骄傲，因为教科书上说，巢湖是我国第五大淡水湖；同时也很惭愧，因为在这之前我也只是仅仅知道巢湖是我国第五大淡水湖而已。我不知巢湖湖光山色交相辉映，不知巢湖湖面烟波浩渺帆樯如画，不知巢湖物产丰饶，银鱼、螃蟹、白米虾紧抓吃货的心，不知巢湖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不知……

而现在在一个巢湖女孩的一番话，让我这个曾经的巢湖人心头有了另一样的滋味。巢湖女孩说，现在的教科书不说五大淡水湖了，说四大淡水湖。排名前四的四个湖，不带排名第五的巢湖玩了。这是为什么？巢湖发展很好的蓝藻在说，谁让编教科书的人长了一双势利眼，谁让巢湖区域的经济没有人家的好？

该好的不好，不该好的反而好，这不是巢湖的错，这是巢湖人的错。

作为湖泊的巢湖，是怎么形成的。巢湖惊涛骇浪般的咆哮或微风拂面般的喃喃细语，日日夜夜在诉说她诞生和成长的故事，可惜没有谁真正听得懂湖言，巢湖之言。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地质学家说，巢湖是由于地层局部陷落积水而形成的，为一典型的构造断陷湖。

普通老百姓说，巢湖又称焦湖。古巢湖本为州城，有一年大旱，小白龙私自降雨除旱，触犯天条，被打下凡尘，遇焦姥相救。为报焦姥救命之恩，小白龙告知天帝将陷巢湖的天机，焦姥及时告与巢湖百姓，众人因此而得救，而焦姥母女为救众人耽误了逃生的机会，被滔滔洪水吞没。人们敬仰焦姥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遂将所陷之湖命名为“焦湖”，将湖中一山称之为“姥山”。唐代诗人罗隐感叹：借问邑人沉水事，已经秦汉几千年。

“湖”言之后，接着“峰”语：“姥山尖一尖，庐州出状元”。明崇祯四年，庐州知府严尔珪为印证此民谣，在姥山之巅建塔，名文峰，即文风也，寄望此塔润泽本地文脉，庇佑多出进士、举人，甚至状元。中国各地的文峰塔，几乎就是当地崇文兴学的文化象征。

巢湖一日

□陶信宁

清晨，天空还隐约可见几颗星星在眨眼，路灯还睁着昏黄的眼睛。裹着一身秋意，我们便开始了巢湖一日游。

车上，导游向我们客套几句后便进入正题，简单介绍行程安排。原本想详细讲解几个景点，见我们一个个东倒西歪的，便省去了。不经意间，3个小时过去了，地导上车和我们打招呼，我们才知道巢湖市到了。

在地导介绍巢湖的风土掌故人文历史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李克农将军故居到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李克农将军纪念馆大门两边墙面上的题词，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手迹。纪念馆中央肖然屹立着李克农将军的半身铜像，铜像基座是黑色大理石砌成的，上面刻着将军的生平简介。纪念馆的左侧是将军生平事迹陈列室，右侧是故居。讲解员引着我们步入陈列室，详细向我们讲解将军的生平事迹。李克农将军的事迹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如此细致全面地介绍，还是让我们颇受震撼。将军生活的地方，是这样普通平常，青砖黑瓦木窗，正堂摆放着一张方桌，两把木椅，两间厢房各放木床等物件，侧房仅有一座灶台，可见将军过去家境很是清贫。但是，将军却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辉煌的传奇。

上车后，大家对刚才的参观感慨万分：有的为共和国这唯一的一位未染硝烟的将军赞赏不已；有的为“龙潭三杰”的故事津津乐道……而我却为将军在重病期间，仍念念不忘为过去一起出生入死从事在秘密战线上的同志进行身份核实，为他们仍活着的政审证明、为牺牲的同志还一个清白之身——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所倾倒。

大家话兴正浓，车子已到巢湖岸

姥山文峰塔，铁铃响丁当，仿佛在我亦如此。

这样的“峰”语，别人有没有听见，我不知道，但我想，晚清重臣、“再造玄黄”的李鸿章一定听到了。

姥山文峰塔在明崇祯年间，刚建好四层，就因农民起义而停工，这一停就是247年。清光绪四年，李鸿章倡捐，委托江苏候补道吴毓芬续建三层完工。姥山文峰塔共7层，高51米，条石青砖结构，八角形，层出飞檐，每檐悬铁铃。

历史证明，“姥山宝塔尖复尖，庐州府里出状元”之谚未应验，昔日庐州虽多举人、秀才，但就是没有出过状元。

历史证明，状元不一定是人才，人才不一定是状元。

历史证明，巢湖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不说众所周知的冯玉祥、张治中、李克农三将军，不说有“民族之英，黄埔之雄”之誉的抗日英雄戴安澜，不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不说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者许海峰，不说……就说在文峰塔上面三层题匾，当然也是巢湖水哺育的三位人物，不说他们书法艺术，就说他们的历史地位，如果你不知道，说明你的中国历史成绩跟我一样不好。

“文光射斗”、“擎天一柱”，李鸿章题。“屢败屢战”戎马一生的李中堂，容易被后人误解为草莽英雄，事实上，李鸿章出身翰林，满腹经纶，拜文华殿大学士。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中流一柱”，刘铭传题。这位台湾第一任巡抚，有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之誉。1884年，刘铭传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于淡水等地率军击败进犯的法国舰队。

“中立不倚”，吴长庆题。大名鼎鼎的淮军“庆字营”首领，好读书，爱人才，时称儒将。与袁世凯的父亲袁宝庆是结拜兄弟，袁世凯的发迹，正与早期投靠他有关。吴长庆曾于1882年率军进入朝鲜，成功平定史称“壬午兵变”的朝鲜禁卫军叛乱。吴长庆驻朝2年，组织朝鲜人民，修桥筑路，救灾恤贫。回国时，朝鲜人民作歌相送。

游姥山，可读半部晚清民国史。而姥山，是巢湖这个大银盘里的一粒珍珠。

巢湖，一言难尽。

但是我在2015年的金秋，一亲她芳泽后仍然激动的“湖言峰语”。